

终 结 篇

FALAO DE CHONGFEI

# 沃老的宠妃

悠世◎作品



上

记忆中，夕阳渲染起无尽赤红的晚霞。  
你的身影，映入我的眼帘，就再也不曾离开。  
我站在距离温暖仅咫尺的地方，却不敢再靠近。  
因为迈出一步的时候，就会坠入冰冷而深邃的海底。

(法老的宠妃)

FALAO DE  
CHONGFE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老的宠妃终结篇/ 悠世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399-4714-3

I . ①法… II . ①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3924号

书 名 法老的宠妃终结篇（上、下）

---

作 者 悠 世  
出 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 题 策 划 赵丽娟  
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  
文 字 编 辑 赵丽娟 樊 秀  
责 任 监 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504千字  
印 张 32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4714-3  
定 价 45.00元（全二册）

---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终 结 篇

## 目录 *contents*

序	1
第1章 艾薇的决心	3
第2章 孤独的假面	10
第3章 提雅男爵	17
第4章 缘起	27
第5章 因果	35
第6章 男爵宅邸	43
第7章 二百三十八年	50
第8章 与那萨尔的相遇	59
第9章 代尔麦地那	69
第10章 热风	77
第11章 她的身份	86
第12章 转生	94
第13章 帝王的心	103
第14章 艾薇公主的回归	111



终 结 篇

## 目录 *contents*

第15章 厄运的预兆	120
第16章 可米托尔	128
第17章 尤阿拉斯礼冠	137
第18章 画像	145
第19章 神秘的使者	155
第20章 危险的逼近	163
第21章 合作	172
第22章 分歧	180
第23章 拉玛之死	189
第24章 层层逼近	196
第25章 暗夜的再会	202
第26章 时空的复制品	210
第27章 爱情的痕迹	220
第28章 前往亚述的冒险	232
第29章 再会那萨尔	241



终 结 篇

## 目录 *contents*

第30章 记忆的碎片	251
第31章 承诺	261
第32章 埃及的厚礼	273
第33章 回忆	286
第34章 他的意图	296
第35章 真相	306
第36章 沧海桑田	316
第37章 用心	326
第38章 宿命前夜	333
第39章 宿命	341
第40章 转机	352
第41章 后来	360



终 结 篇

## 目录 *contents*

最终章 再会亦不忘却往生	371
前传	385
番外 三日王后	447
番外 曙光	463
法老的宠妃·漫画版	485

# 序

记忆中，夕阳渲染起无尽赤红的晚霞。  
你的身影，映入我的眼帘，就再也不曾离开。  
我站在距离温暖仅咫尺的地方，却不敢再靠近。  
因为迈出一步的时候，就会坠入冰冷而深邃的海底。  
不管是哪个方向，都会指向命运安排的唯一结局。







## 第1章 艾薇的决心

艾薇站在一片黑暗里，静静地站着。前面、后面、左边、右边，什么都触不到，什么都听不到，什么都感觉不到。她踩在黑暗里，踩在一片难以名状的虚无里。四肢无法动弹，脑海里也是黑乎乎一片，什么都想不起来。忘记了为什么自己会在这里，也忘记了自己接下来要去哪里。

她只是站在那里，任凭黑暗包围着自己。让无穷大的时间将自己吞噬。渐渐地，可以听到一些似有似无的琐碎声音，或者是金属碰撞的声音，或者是脚步声，或者是滴答滴答的水声。而再仔细听去，似乎有人的默默叹息的声音，或者是很多整齐却凝重的脚步声，或者是天空偶尔飞过的一只老鸦的悲叹声。似乎有些熟悉，但却又十分遥远。心破开了一个巨大的空洞，不管是怎样的感情，都好像从自己的身侧经过，然后被吸入那个空洞里，流向自己无法去到的远方。

但依然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在这里，自己接下来要去哪里。

就这样站着，不知过了多久，从遥远的黑暗的交界之处，延伸出一抹黑色之外的元素。一点点鲜艳的红色慢慢地流了过来，好像腥热的血，又好像华丽的宝石，又好像魅惑的晚霞。浸湿了冰冷的黑色，渐渐地没过她的脚面，到达她的膝盖，濡染了她的长裙。

她默默地看着，直到那陌生而熟悉的色彩没过她的头顶，直到所见之处全部是狰狞的、难以忘却的、刺入心扉的红色。

鲜红！绯红！赤红！血红！

一只巨大的眼睛透过这些缤纷的红色看着她。突然，一种强烈的感觉向她袭来，仿佛被尖锐的利器穿透一般，痛感生于心头，然后濡染到全身。画面骤然如雨水一般侵入脑海，身体里仿佛有一股极热的水流在冲击着四肢的每一个地方，最后流入胸口的偌大空洞。

抬头，她看到了一堵泥塑的墙，上面歪歪扭扭地刻画满了似是蔷薇的花朵。

眨眼，又看到了一座巨大的雕像，祭司将权杖落在她的手臂旁，温和地咏唱：“从今天起，你是……”

回首，水蓝色的旗帜迎着温和的风慢慢地卷动，缓缓落下的夕阳将战士的尸体晕染起悲壮的深红。

侧身，绛紫深黑旗旁冰蓝的双眼带着笑意一晃而过。

低头，她站在一片冰冷的水里，池子宛若一枚流动的调色盘，蓝色由深至浅，好像初夜的晚空一般洁净透彻。

抬头，向前望去，少女手持匕首，哭泣着向她冲过来。

耳边似有谁在惊叹，余光里一抹透彻的琥珀色倏地划过……

猛地，眼前一片腥热的红色，凌乱地将目光所能及的所有地方铺上一片错落刺眼的色彩，胸口一阵猛烈的剧痛……

记忆如同不停坠落的亿万星辰，狠狠地嵌进她的心里……

一片斑斓的色彩猛地扑面而来，随即化为耀眼的白光吞没了她所有的视线。

她想起来了，为了保护他，她已经死了……

那一刻，光芒骤然消退，世界一片异样的洁白，雾化为深深的浓白，包裹住一切虚幻。耳边隐隐听到细碎的响声，或是水珠滴落的声音，或是金属器具碰触托盘的声音，或是人们匆忙的脚步声。

洁白在眼前无尽地幻化，然后渐渐变得清晰而真实。

白色的天花板上悬挂着金色的维多利亚式吊灯，四周透明的纱帘静静地垂落在及地的窗子里，胳膊上插着颜色各异的管子，耳边滴答滴答的水声原来是吊瓶里的营养剂。身着白衣的护士小心翼翼地调试着她身旁的各种仪器。她尝试着微

微移动自己的身体，想要把罩住自己鼻息的呼吸器摘掉。

虚弱的身体难受控制，这一举动扯动身上连接的无数条线，带起放在旁边的各色药瓶，噼里啪啦全部摔碎在了地上。护士还来不及诅咒，微皱的眉头在看到她的双眼时变得骤然舒展，她飞快地取起艾薇床头的通话器，浓重的伦敦腔快速地说着什么。

艾薇执拗地要把自己脸上的呼吸器拿掉，手忙脚乱却怎样也无法够到。身旁的护士还在说着什么，无暇顾及她，而不过几秒，身侧大门被重重地打开，黑色西装的人影冲了进来。她还没有来得及将头转过去，一双冰凉的手已经轻轻捧起她的脸，小心地拭去她额头的汗珠，冰蓝的双眼带着担忧，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生怕一个疏忽，她就又失去了意识。

艾薇费力地拍了拍自己脸上的呼吸器。他便抬起头，对护士轻轻说了几句，随即伸手关掉了旁边的按钮，将笨重的罩子从艾薇的脸上取了下来。他的手指轻轻地划过她的眼眶，然后有些慌乱地从怀里掏出绢丝的帕子，小心地擦拭着她的脸。

“怎么哭了？”他的声音熟悉，语调温和，听起来却那样遥远。

艾薇看着艾弦，嘶哑的声音只能好似呼吸一般拼出微弱的词语，“很痛。”

他的脸色变得很不好，帕子捏在手里，因为用力关节透出点点白色。他匆匆地抬头对那护士说：“快叫Dr. DM过来。”然后又低下头，温柔地握住她的手，“哪里疼？忍一下，医生就来了，不要再昏睡过去了。”

艾薇点点头，牙齿紧紧咬住苍白的嘴唇。胸口巨大的空洞被一种剧烈的情感所填满，冲击着血管的每一个终端。她又一次离开了他，不管怎样努力始终没有留在他身旁。

她想，她不能再回到那里了。

她想，他们的宿命，注定是以各种的缘由分开。

她想，她终究只好屈服了。

随着呼吸的起伏，胸口席卷起剧烈的潮汐。

痛，心很痛。

2009年 伦敦

灰蒙蒙的天空笼罩着古老而繁忙的城市。双层巴士在雨雾中穿梭，路面车水

马龙、熙熙攘攘，人们在维多利亚时代遗留的古典建筑间快速行走，黑色的长柄雨伞在头上撑开，将坠落的雨滴清脆地弹开，散到空气里。

城市里回响着规律的嘈杂，人们习惯稳定的分贝，似乎那样的噪音已可被渐渐忽略，从而成为另一种“安静”。如果可以住在绿色覆盖颇好的住宅里，路面上嘈杂的噪音便更是被过滤了一层，只剩下点点滴滴雨水滴落的声音，这样的安静就更令人愉悦了，很适合看看报纸，然后喝一杯红茶想想自己的事情。

下午，五点，在诺丁山区，数栋独门独户的住宅群里，突然发出了一个极为不协调的锐利声音，彻底击碎了黄昏将至时的宁静。仿佛是什么东西猛烈击碎玻璃的声响，碎片哗啦哗啦地掉落下来。几秒后，忙乱的脚步声就响了起来，快速地向发出声响的中心聚集过去。

这个时候的艾弦正要点燃一支雪茄，进行到一半的准备工作却骤然被这骚乱打断了。他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外面，数名黑衣的保镖正如同蟑螂一般快速向屋子的另一端聚集。他微微摇头，随即站起身来向楼上走去。到了二楼，他向着发出怪声的反方向走去，去推走廊另一边尽头用人更衣用的房间。房间不出所料地从里面被反锁上了。

他反而松开了把手，靠在一边的墙上，“没用的，我在房子外面也设置了警卫。”

里面没有了声音。

“你再这样下去，父亲会很烦恼的。

门砰的一声被打开了，艾薇一双水蓝色的眸子带着怒意地看着艾弦。屋子里面的窗户大开着，一条由数条床单制成的白色长绳顺着窗口放了下去。

艾弦走进去，往下看了看，“声东击西，不愧是我的妹妹。但你这脑子不能用在更有用的事情上吗？”

“我不要去和那个什么提雅男爵见面！”艾薇瞪着艾弦，“我已经够了，这一年爸爸到底给我介绍了多少个男朋友！”

“只是扩大你的交际圈而已。”艾弦走过来习惯性地摸摸她的头，“你现在是最重要的第一继承人，自然要承担一些压力。莫迪埃特家族是欧洲仅存的实力强大的贵族，一直都有很多人关注着。”

说到底，一切都是从一年前的那件事情开始的。由于艾薇的生母是东方人，加上在十五岁之前一直在其他国家生活，没有受到良好的上流社会教育，没有英

国贵族一直以来传承的生活习惯，甚至连英语的重音都有些微妙的变化。这些是很负面的事情，所以侯爵一直很小心地保护她，使她在媒体前的曝光甚少。然而，一年前，她被家里工作数十年的女佣蓄意毒杀，莫迪埃特家族却在起诉成功过后又撤诉。好事的八卦记者不由集中火力探求艾薇的各种花边新闻，竟然无意中发现莫迪埃特侯爵将予其三分之二的财产继承权的确凿证据。

那一刹，即使是侯爵也无法压抑住疯狂的媒体。身世神秘的美少女巨富实在太有噱头，艾薇一下子被推入了聚光灯下，成为了这个小圈子的焦点。事情公布后，艾薇四周的人对她的态度仿佛来了个数度的大转变，有关注的、有羡慕的，甚至有嫉妒得眼红的。艾薇是烦恼的，自从这件事流传了出去，一天到晚想绑架她的人至少翻了三倍。艾弦索性把她移到了城中的居所，把四周的住宅买下来，配备保镖全面看守。

谁也无法进来，当然艾薇也没办法出去。不管到哪里，身后都跟着一大帮黑乎乎的保镖，逛个商店几乎都成为了幻想。

“你很快就十九岁了，不能每天在家里和书本一起过一辈子。偶尔像一个正常十九岁女孩子的样子不是很好吗？”看艾薇还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艾弦扯起了其他的话题，“比如与年轻的朋友一起见见面。”

正常十九岁的女孩子，那应该是什么样子呢？艾薇愣了一下，心扑通一下跳了起来，然后又落入了空荡荡的胸膛。她低声地说：“比起那些，我倒是更想去见缇茜。”

缇茜·伊笛出现在她回到的另一个过去里，穿越时空的梦幻里，以及唾手可及的现实里。她或许知道很多很多事情，她或许可以解开很多莫名的谜团。但是，艾薇想见她，只是想告诉她，她没能找到荷鲁斯之眼，亦没能将垂老妇人唯一的希望带回给她。

她抬头，试探地看着艾弦的表情，而与自己极为相似的水蓝双眼却微微垂下来，他只是淡淡地回复了一句：“撤销对她的诉讼已经是底线了，薇薇不要让我为难。”他看着自己手里没有点燃的雪茄，岔开了话题，“提雅男爵是我的旧识，虽然是贵族，但家族历来从事古董及艺术品的交易。他年纪与我相仿，但是却也十分能干。你知道，父亲就是很欣赏这样的年轻人。”

他仿佛自然地把玩着手里的雪茄，却迟迟没有再说话。艾薇却知道，事情

绝对不是艾弦说的这样。莫迪埃特家族撤销对缇茜的诉讼，绝对不是因为艾薇在醒来后的那句苍白的辩白——“缇茜不是要杀我。”然而，莫迪埃特家族如此轻易就放过缇茜的这件事后必然隐藏着巨大的秘密。更令她迷惑的是，显然这件事情，哥哥与父亲都知情，然而却不愿意告诉艾薇。

缇茜与莫迪埃特家族，甚至莫迪埃特家族与那个古老的国度有什么千丝万缕的联系吗？艾薇不由微微收紧了手指。所幸艾弦似乎没有发现，他只是自顾自地说下去，“或者你还是忘不掉安卓瑞亚殿下吗？半年前可是你亲自说不再见他，将殿下挡在了门外。如今他已经订婚了——你反而又开始踌躇了？”

艾薇一愣，随即笑笑，“不会，安卓瑞亚殿下终究不是我的。”

艾弦又吸了一口雪茄，点点头，“你这样想很好。父亲对安卓瑞亚在外的花名也很介意。但你也知道，父亲介绍的男孩子，虽然地位与安卓瑞亚殿下无法相比，但都是极优秀的人。”

“噢，是吗。”艾薇点点头，并不打算解释艾弦的误会，“父亲确实让我认识了很多很优秀的男孩子。我只是不明白，以父亲的背景，还需要靠联姻来稳固吗？”她顿了顿，看艾弦没有想回答的意思，于是稍稍欠身，解释道，“还有些书要看，先回去了。去见什么提雅男爵的事情，随便好了，大不了我就好像对待本杰明一样，让他也哭着回去。”

艾薇在上次见面的本杰明——白金汉伯爵三儿子的茶里放了芥末，不过碍于莫迪埃特侯爵家的面子，那位可怜的少爷终究是没有爆发出来。十九岁了还做出这样小孩子的事情，简直让艾弦哭笑不得。艾弦想着，嘴角不由想要勾起一丝笑意，就在这时，已经走到了门口的艾薇骤然回过身来，“弦哥哥，关于缇茜的事情，你和父亲在瞒着我什么吧。”

艾弦抬头，却看到艾薇皱着眉，水蓝的眼润润的，却没有要哭出来的意思，“哥哥，什么时候起，变成这样的呢？有什么秘密，是薇薇不可以知道的呢？”

看着艾薇的表情，艾弦心里一紧，他想开口解释，但话到了嘴边却又止住了。

他不想对薇薇有所隐瞒，这个世界上，他最不想看她难过。但是，知道所有的秘密就一定是好事吗？想到这里，他不由对艾薇微微一笑，“薇薇，如果能这样生活在幸福里，哪怕是假象不也很好吗？为什么，你总想知道那些丑陋的事情呢？”他握了握手里的雪茄，从口袋里抽出火柴，点燃了。

艾弦不想继续这个话题，这是艾薇从他方才举动里得到的信息。即使说出那样的话，艾弦也不愿意透露，一定是非常重大的秘密，而且这件事情必然与缇茜有关。这件事情求哥哥是没用了。于是她不再说话，淡淡地扔出一句“我先去了”，就离开了房间。

艾弦看着艾薇快速地转头，娇小的背影渐渐地远去了。浓烈的雪茄味道伴随着回忆涌上了脑海，他想起他第一次见到她的样子，聪明、骄傲，却单纯得好像轻易就能看透。她昏迷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虽然她一直在特别加护病房里，从未离开过他的视线，他却知道那段时间里，她好像经历了一般人一生才会经历的事情。她坐在那里，即使是在微笑的时候，即使是在与他闲聊的时候，即使是在读书的时候，她眼底总是晕染着无法忽略的孤独，和仿佛失去了一切的悲切。

他再也读不懂她的想法了。或许，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好了吧。她将自己封闭了起来，被透明的外壳挡住，然后将自己深深地隐藏了起来。父亲或许也是因为不愿再看到她那种万念俱灰的样子，才不停地介绍新的男孩子给她认识。但是，若是不愿飞翔的鸟儿，就算他们强硬地将她扔回天空，最终，依然会静静地掉落回来吧。

艾弦垂下头，锋俊的眉毛紧紧地扣了起来。



## 第2章 孤独的假面

艾薇冲进自己的屋子，重重地合上门，然后反锁起来，一股浓重的倦意骤然袭来。从苏醒的那天起，她就决定不再去想回到过去的事情了。她将爱情留在了三千年前的阿布·辛贝勒。心脏被狠狠刺穿的那一刻，喷溅出来的鲜血保护了她心爱的法老，亦宣告了又一段刻骨铭心纠葛的终结。一切仿佛是无尽的螺旋，每一次的挣扎在历史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似乎，不放弃是不行的了呢。

艾薇苦笑着，将身体靠在偌大的窗户旁。雨水打下来，让玻璃变得模糊不清，桌子上女佣不知何时准备好了红茶。伸手端起，轻轻搅动，银质维多利亚风格茶匙在深红的水面上拉出一条优雅的弧线，划碎了她映在红茶里的面孔。抬起头来可以隐隐看到伦敦桥，水滴落在泰晤士河上，整个城市渲染起一片低落的忧郁。

她猛地放下茶杯，沮丧地抓住自己的头发，堵住耳朵。不要想起，不要回去，不要再好像死去一般地活着。她已经走出来了，她可以好好地活着，就像以前一样地活着，那个人在三千年前如何，与她无关。

无关？抬眼猛地看到左手那一圈始终没有淡去的灼伤，淡淡的红色仿佛在嘲